

高阳作品

壹

慈禧全传

母子君臣

高阳◎著



华夏出版社

慈禧全传

母子君臣

晚清历史全景式画卷、系列史诗巨著《慈禧全传》之四

末世君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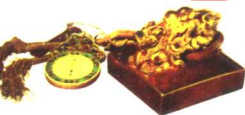
怀着振兴乾坤的鸿鹄之志，

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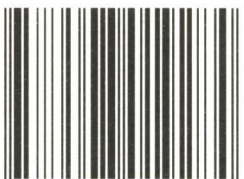
强悍的女主、误国的弄臣，

必然扼杀这段改写历史的最后机会，

宫廷之中，惟有权力，哪有亲情？



ISBN 7-5080-19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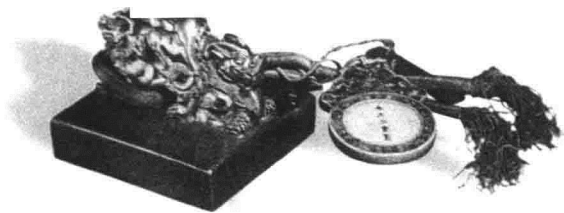
9 787508 019284 >

定价：22.00元

ISBN 7-5080-1928-8

母子君臣

高阳◎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母子君臣/高阳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3

(慈禧全传; 4)

ISBN 7-5080-1928-8

I. 母… II. 高…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4478 号

大陆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

母子君臣

作 者: 高 阳

责任编辑: 梅 子 陈 默

装帧设计: 点石堂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四号

邮 编: 100028

电 话: (010) 64663331

印 刷: 北京宏伟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3 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华夏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 请随时联系

关于高阳

高阳以中国历史小说闻名于华人社会,这样的成就与高阳的家世有莫大的渊源。

高阳(1922—1992年),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笔名郡望、吏鱼,出身于浙江杭州横桥的世家大族。许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曾有祖先担任兵部尚书、内阁学士之类的官职。高阳童年所居住的祖屋,家门便悬挂由嘉庆皇帝所赐的“榜眼及第”、“传胪”等匾额;在花厅中也高悬着慈禧太后亲笔书写的“福寿龙虎”巨匾。高阳的父亲许宝朴曾任职浙江财政司官员。母亲黄婉同是富贵人家的大家闺秀,非但饱读诗书,更能将正史、野史转述为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因此,幼年时代紧随于母亲身旁的高阳,自然而然地聆听了许多官场现形以及乡野传奇,无形中,母亲也成了高阳文史修养的启蒙之师!有十个兄弟姐妹的高阳,在家排行老九。

高阳的历史小说中,有细致的、形象鲜明的人物刻画,生动活泼的对话,逼真的人文地理风俗……让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字里行间反映出作者对历史发展的观点和立场。

高阳因为深受家世和自身经历的影响,特别对于清代的治世有着独特的看法,所以他的著作中描叙清代历史的作品最多。他认为清代并非中国近百年屈辱的根源,反而对中国的社会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对读者来说,高阳的历史小说不单深具娱乐性,更蕴含高度的文学价值,可说是“雅俗共赏”,难怪有人以“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来反映高阳作品在华人社会的受欢迎程度。

高阳著作甚丰,一生都奉献给了历史小说。

高阳大事年表：

- 1922 出生于浙江杭州横桥的世家大族。
- 1930 父亲许宝朴病逝。
- 1946 以优异成绩入杭州笕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录为文职人员。
- 1948 随校迁至台湾高雄冈山，职衔为空军少尉，在空军军官学校《笕桥报》发表文章。
- 1953 长篇小说《猛虎与蔷薇》、《霏霏》面世。
- 1957 奉调为国民党空军司令升任台湾国民党政府参谋总长王叔铭上将的秘书。
- 1959 以上尉衔退役，加入报界。
- 1962 以笔名高阳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其首部历史小说《李娃》，广受好评。
- 1971 与郝天侠结婚。
- 1974 诞下一女，取名议今。
- 1981 与郝天侠协议离婚。
- 1983 结识吴菊芬，其后两人共同生活达九年，直至高阳谢世。
- 1986 自《中华日报》退休。
- 1987 应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之邀演讲《〈红楼梦〉及作者的背景》；同年亦受日本梅园会邀请，演讲《慈禧太后与伊藤博文》。
- 1989 一月，因肺病急送荣民总医院，至三月底出院；同年三月一日，《水龙吟》获选为《中国时报》开卷一周好书金榜；八月五日，开始在《联合报》连载其最后一部作品《苏州格格》。
- 1992 五月十二日因肺炎等重症送入荣民总医院抢救，六月六日下午3时45分在医院病逝，享年七十一岁。

高阳作品表

一、宫廷系列：

有《慈禧全传》六卷：1.《慈禧前传》 2.《玉座珠帘》 3.《清宫外史》
4.《母子君臣》 5.《胭脂井》 6.《瀛台落日》、《乾隆韵事》、《翁同龢
传》、《李鸿章传》、《汉宫春晓》、《王昭君》、《金缕鞋》。

二、官场系列：

有《清官册》、《大将曹彬》、《百花洲》、《铁面御史》、《杨门忠烈传》、
《同光大老》、《水龙吟》、《八大胡同》、《金色昙花》。

三、商贾系列：

有《胡雪岩全传》三卷：1.《胡雪岩》 2.《红顶商人》 3.《灯火楼
台》。《胡雪岩外传》二卷：1.《清帮》 2.《血红顶》。

四、“红曹”系列，即《红楼梦》与曹雪芹系列：

1.《红楼梦断》四卷：《秣陵春》、《茂陵秋》、《五陵游》、《延陵剑》
2.《曹雪芹别传》二卷 3.《三春争及初春景》三卷 4.《大野龙蛇》
三卷。

五、名士、侠士系列：

有《风尘三侠》、《少年游》、《缢紫》、《梅丘生死摩耶梦：张大千传奇》、
《凤尾香罗》。

六、青楼系列：

有《李娃》、《状元娘子》、《小凤仙》等。

七、学术代表作：

《高阳说曹雪芹》、《高阳说〈红楼梦〉》、《高阳说诗》（获 1984 年台湾
中山文艺奖的艺术论著奖）。

八、其中的《胡雪岩》、《慈禧全传》、《铁面御史》、《李娃》等已经改编为影
视剧、广播小说、长篇弹词。

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九，欲雨不雨，是个郁热得令人很不舒服的日子，然而慈禧太后的心情，却开朗得很。

头一天就由长春宫总管太监李莲英传谕：单独召见醇王。不但单独召见，而且看样子他们叔嫂之间还有一番长谈。这可以从例行召见军机时间之短促这一点上窥知端倪，几乎不等军机领袖礼王世铎陈奏完毕，她就抢着说了句：“我都知道了。你们跪安吧！”

全班军机大臣跪安退下，刚走出养心殿宫门，就遇见醇王，包括礼王在内，一起止步，退到一边，垂手肃立，让他先走。

“各位晚走一会儿！回头怕有许多话交代。”

这是说慈禧太后会有许多话交代，世铎答一声：“是！我们听信儿。”

醇王又往前走，走不数步，听得后面有人喊道：“王爷请留步，请留步。”

转身一看，但见有人气喘吁吁地正赶了来，到近前方始看出，是工部尚书兼步军统领、总管内务府大臣、总理大臣的福锃。虽然汗流满面，形色匆遽，却不废应有的礼数，先给醇王请了个端端正正的安。然后递上一个封套。

“是什么？”

“北洋的电报。”福锃说，“刚到不久，特意给王爷送了来。”

醇王打开封套，抽出电报来看，人目便喜动眉梢：“我就在等这个电报。”说着，他的步履益见轻快了。

“王爷，”福锬赶紧又唤住他，“还有个消息，八成儿不假，孤拔死在澎湖了。”

“喔，”醇王惊喜地问，“怎么死的？”

“得病死的。”福锬又说，“照我看，是气死的。中法订立和约，化干戈为玉帛，惟恐天下不乱的孤拔，何能不气？”

醇王点点头，没有工夫跟福锬细谈，急着要将手里的电报，奏达御前。

看完李鸿章的电报，知道法军准定在这一天退出基隆，慈禧太后长长地舒了口气。

“中法的纠纷算是完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咱们得要从头来过，切切实实办一两件大事。”她指着桌上说，“李鸿章的这个奏折，你看过了？”

“是！臣已经仔细看过。”醇王答说，“李鸿章打算在天津创设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兵官作为教师，挑选各营弁兵，入堂学习，期满发回各营，量材授职。这是大兴海军的根基，请太后准他的奏。”

“这当然要准。”慈禧太后说，“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要跟你商量，怎么样大兴海军？钱在哪里，人在哪里？都要预先有个筹划。”

“臣跟李鸿章谈过好几回了。人才自然要加强培植，经费只要能切实整顿关务，厘金，不怕筹不出来，只怕各省督抚，不肯实心奉公。”醇王停了一下说，“这是件大事，臣想请旨饬下北洋、南洋、沿海各省督抚，各抒所见，船厂该如何扩大，炮台该如何安设，枪械该如何多造，切切实实讲求，务必办出个样子来，才不负太后的期望。”

“就是这话。”慈禧太后说，“皇帝今年十五岁了。”

醇王不知道她忽然冒出来的这句话，有何含义，他一向谨慎，不敢自作聪明去作揣测，只毫无表情地答一声：“是。”

“亲政也快了。我总得将祖宗留下来的基业，治理得好好儿的交给

皇帝,才算对得起列祖列宗,天下百姓。”

“太后这样子用心,天下臣民,无不感戴。不过,皇帝年纪还轻,典学未成,上赖太后的抚育,亲政一事,现在言之过早。”

“不是这话。垂帘到底不算什么正当的办法,我辛苦了一辈子,也该为我自己打算打算。我不能落个名声,说到了该皇帝亲政的年纪,我把持不放。其实,我这么操心,为的是谁?还不是为了争一口气吗?要说到危难的时候,没有我拿大主意,真还不成,如今中法和约订成了,基隆的法国兵也撤退了。中国跟日本为朝鲜闹得失和,如今有李鸿章跟伊藤博文讲解开了,一时也可保得无事。往后大家同心协力,把海军好好办起来,自然可以不至于再让洋人欺侮咱们。古人说的是‘急流勇退’,我不趁这个时候见好就收,岂不太傻了吗?”

“太后圣明!眼前和局虽定,海防不可松弛,正要上赖太后圣德,切实整顿。亲政之说,臣不敢奉诏。”说完,醇王取下宝石顶、三眼花翎的凉帽,放在砖地上,重重地碰了个响头。

这番表现,使得慈禧太后深为满意,然而表面却有遗憾之色。“唉!”她叹口气,“你起来!我也知道大家还饶不过我。”

“太后这么说,臣等置身无地。”老实的醇王,真以为慈禧太后在发牢骚,所以惶恐得很。

“话虽如此,我也不过再苦个两三年。”慈禧太后又说,“我今年五十一了,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归政以后,总该有我一个养老的地方吧!”

这话早就有人提过了,说慈禧太后想修万寿山下,昆明湖畔的清漪园。醇王一直不置可否,而心中已有成算,所以这时候不等她再往下说,赶紧接口答奏:“臣等早就打算过了。只等经费稍稍充裕,把三海好好修一修,作为皇帝颐养太后天年之处。”

慈禧太后不动声色地点点头:“我也是这么在想。修三海的上谕,跟大兴海军的上谕,一起发吧!让天下都有个数,我该归政,享几天清福了。”

“是！”醇王问道，“修三海的工程，请旨派人踏勘。”

“你瞧着办吧！”慈禧太后又说，“最好先不要派内务府的人。”

这不是慈禧太后不信任内务府大臣，相反地，是回护他们。因为凡有大工程出现，言路上一定都睁大了眼看内务府，现在没有内务府大臣参与勘估，就不会太引人注目。而且，大工程的进行，依照例规，必是先派勘估大臣，再派承修大臣，勘估不让内务府插手，正是为了派他们承修预留地步。

醇王奉旨惟谨，由养心殿退到内务府朝房，将全班军机请了来，下达懿旨。军机大臣一共六人，礼亲王世铎，向无主张，额勒和布与张之万伴食而已，常说话的是阎敬铭、许庚身与孙毓汶。只是阎敬铭的话，在醇王听来，常觉话中有刺，鲠喉难下。

“修北海的工程，是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一，就有上谕的。”阎敬铭闭着眼说，“我还记得，当时的上谕是：‘现在时值艰难，何忍重劳民力？所有三海工程，该管大臣务核实勘估，力杜浮冒，次昭撙节，而恤民艰。’以今视昔，时世越发艰难，况且还要大兴海军。从古以来，帝皇大丧天下元气的，无非三事：好大喜功、大治武备；巡观游幸、大兴土木；佞神信佛、祠祷之事。本朝开国，尽惩前明之失，康雍两朝，真可以媲美文景之治，纯皇帝天纵圣明，雄才大略，不输汉武，然而所失亦与汉武相仿。盛世如此，而况如今？如果又要大兴海军，又要大兴土木，只怕不待外敌欺凌，危亡立见！”

这番侃侃而谈，听在醇王耳朵里，很不是滋味，他的性情有时很和易，有时很褊急，总而言之，心里想说什么，都摆在脸上。所以，不待阎敬铭话毕，神色就很难看了。

孙毓汶在这样的场合，总是耳听别人，眼看醇王，见此光景，一马当先替醇王招架。“丹翁失言了！”他说，“今昔异势，外敌环伺，非极力整顿海防，不足以立国。中法、中日交涉，委屈求全，原就是亟图自强之汁。至于勘修三海，为皇太后颐养天年之计，理所当然，本朝以孝治天

下,此举万不可省。至于时世艰难,一切从俭,当然亦在慈圣明见之中,谈不到什么大兴土木。”

“但愿如此。”阎敬铭慢条斯理地说,“大兴海军,户部勉力以赴,大兴土木,不知款从何出?”

“本就不是大兴土木。”许庚身接口说道,“不过工程规模虽不大,办事的规制不可不隆重,才是皇上孝养尊崇之道。踏勘一事,得要请七王爷主持。”

“可以。”醇王同意他的看法,“御前、军机一起去看,省得事后有人说闲话。”

很明显,所谓“说闲话”是指阎敬铭。看样子要流于意气,礼王世铎亦很不安,便有意打岔,拉长了嗓子喊:“来啊!”

先将苏拉喊了来,世铎吩咐请军机章京领班钱应溥来写旨。这道上谕很简单,用“钦奉懿旨”的字样,三海应修工程,派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以及专管离宫别苑的“奉宸苑卿”,会同醇王踏勘修饰,一切事宜,随时查明具奏。

另外一道大兴水师的上谕,真正是军国大计,关系甚重,所以字斟句酌,颇费经营,花了整整一个时辰,方始定稿。醇王接来一看,写的是:

“谕军机大臣等: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前据左宗棠奏:‘请旨飭议拓增船炮大厂’,昨据李鸿章奏:‘仿照西法,创设武备学堂’各一折,规划周详,均为当务之急。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纵横无敌,我之筹划备御,亦尝开设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上年法人寻衅,迭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掣肘?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接下来便是指定朝廷倚为柱石的一班疆臣将帅,“确切筹议,迅速

具奏”。第一个自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第二个是左宗棠，以下是彭玉麟、穆图善、曾国荃、张之洞、杨昌濬，一共是七个人。

最后是一段郑重其事的告诫：

“总之，海防筹办多年，糜费业已不貲，迄今尚无实济，由于奉行不力，事过辄忘，几成固习。该督等俱为朝廷倚任之人，务当广筹方略，行之以渐，持之以久。毋得蹈常袭故，摭拾从前敷衍之词，一奏塞责。”

醇王看罢，提笔改动了一两个字，随即便由钱应溥再写一个“奏片”，递到内奏事处，用黄匣捧送长春宫，让慈禧太后核可以后，分缮“廷寄”，交兵部专差寄递七处。

这天晚上，福锬特设盛饌，专请孙毓汶一个人，杯盘之间，有宫中传来的密旨相商。

“上谕是下来了。”福锬低声说道，“上头的意思，你是知道的，此后该如何着手，李总管有话传出来，说要请你出主意。”

“上头的意思”是孙毓汶早就知道的，修三海不过是一个障眼法，其实是想修清漪园。经费如何筹措，工程如何进行，大致也有了成议。但空言容易，以空言见诸实际，就不那么简单了。所以孙毓汶沉吟不语，只是一杯又一杯地喝酒。

孙毓汶是好量，酒越多思路越敏锐，因而福锬并不催他。直到十来杯酒下肚，孙毓汶方始开口。

“此中有关键人物，这个人敷衍好了，大事已成一半。”

“你是说朝邑？”

阎敬铭是陕西朝邑人，他当然也是关键人物，但是，“他还在其次”。孙毓汶说：“是李相。”

“嗯。”福锬深深点头，“怎么个敷衍？”

“自然是格外假以词色，要让他们知道，慈禧特隆，然后感恩图报，旨出必遵。”

“中堂！”孙毓汶忽然顾而言他地问，“你看近来言路上如何？”

“马江一役，清流铄羽，比从前消沉得多了。”福锬举杯相敬，“莱山，这是你的功勋！”

孙毓汶坦然不辞地接受了他的敬酒。如果说打击清流亦算功勋，那么，孙毓汶所建的真是奇勋。当年他划策将翰林四谏中的张佩纶、陈宝琛及清流中的吴大澂，派为福建及南北洋军务会办，让大言炎炎、纸上谈兵的书生，去总领师干，无异把他们送入云端，等着看他们摔得粉身碎骨。果然，马江一败，接着追论保荐丧师辱国的唐炯、徐延旭的责任，张陈二人，都获严谴。清流钳口结舌，噤若寒蝉，而吃过清流苦头的人，无不拍手称快，因而有副刻薄的对子，上联叫做：“三洋会办，且先看侯官革职，丰润充军。”说陈宝琛革职，张佩纶充军用“且先看”的字样，意思中还要等着看吴大澂的“好看”。

下联是拿清流中最得意的张之洞作个陪衬。张之洞由内阁学士外放山西巡抚，谢折中一句“敢忘八表经营”，久成话柄，这里少不得再挖苦一番：“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禁烟自是好事，广东的“闹姓”复开，是为了筹饷，在张之洞是万不得已之举，而出以“也不过”三字，卑薄之意，十分明显。

不过一年多工夫，翰林四谏为孙毓汶收拾了一半。再有个邓承修，孙毓汶仿照当年恭王应付倭仁反对设置同文馆的办法，撺掇醇王请旨，将邓承修派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让他无法再抨击洋务。但话虽如此，只要“铁汉”在京，还得要处处防他。

“言路自然不如以前嚣张了。不过，一半也是没有题目的缘故。修园一事，虽可以不明发上谕，到底不能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中堂，”孙毓汶问道，“倘或有人像同治十三年那样，交相起哄，请停工的折子一个接一个上，请问如何应付？”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盛伯熙算是清流后起的领袖，不过锋芒已不如前，加以慈圣优遇，翁叔平也笼络得住他，大概不会多嘴。此外就很

难说了。”福锃接着又说，“我看邓铁香就决不肯缄默。”

“邓铁香的事好办，天造地设有个差使在等着他。”孙毓汶说，“几时你不妨跟七爷提一提。”

“喔！”福锃很注意地问，“你是说让我保荐邓铁香一个差使。是什么？”

“中国跟法国，马上要会勘中越的边界了，邓铁香很可以去得。”

“着啊！”福锃击节称赏，“他既是总理大臣，又是广东人，人地相宜，真正是天造地设的一个差使。莱山，你真想得到。不过，深入蛮荒烟瘴之地，比充军山海关外还苦，只怕他不肯去。”

“这是什么话！”孙毓汶作色答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何能容他规避？这一层，你放心，倒是翰林中颇有些少不更事的，得要杀鸡骇猴，找一两个来开刀。”

福锃秉性和易，知道孙毓汶手段阴险毒辣，便觉于心不忍，所以劝着他：“能找人疏通一下，规诫他们识得利害轻重，也就是了。”

“此辈年少气盛，目空一切，肯听谁的话？”孙毓汶干了一杯酒，沉吟着说，“倒有个人，正好拿他来替李相泡制一服开心顺气丸。”

“莱山，你意中想到的是谁？”

“梁星海。”

梁星海名叫鼎芬，广州人，七岁丧母，十二岁丧父，由姑母抚养成人。生得头大身矮，须眉如戟，相貌一点不秀气，但笔下不凡，在粤中大儒陈兰甫的“东塾”读过书。

那时广州将军名叫长善，他家在八旗大族中算是书香门第。广州将军署的后花园，题名壶园，亭馆极美，好客的长善，大开幕府，延请年少名士，陪他的子侄志锐、志钧一起用功。其中以梁鼎芬年纪最轻，其次是广西贺县的于式枚与江西萍乡的文廷式。这两个人也是东塾的高弟，所以跟梁鼎芬是同窗而又同事，兼以年龄相仿，交情更见亲密。

梁鼎芬科名早发，光绪六年二十二岁就点了翰林，与李慈铭同年，这年的房考官有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与宗人府主事龚镇湘，龚主事是梁鼎芬乡试的房师，而王祭酒是他这一次会试的房师，王龚两人又是至亲，梁鼎芬从小随父宦游湖南，以此重重渊源，促成了梁鼎芬的一桩姻缘。

龚镇湘有个侄女，是王先谦嫡亲的外甥女儿。龚小姐从小父母双亡，由舅母抚养长大，这时长得亭亭玉立，美而能诗，无论做叔叔的，还是做舅舅的，当然都希望她嫁一个翰林。难得梁鼎芬尚未娶妻，现成的一桩好姻缘，俯拾即是。于是春风得意大登科，秋风得意小登科，这年八月里在京成亲，才子佳人，传为美谈。

梁鼎芬看起来当然志得意满，将新居题名“栖凤苑”。但双栖不多时，便即请假归葬，第二年春天才回京。临行誓墓，立志要做个骨鲠鲠之臣。

三年散馆，梁鼎芬留馆授职编修。以他的文采，自然是红翰林之一，往来的多是名流，其中走得最勤的是他的同乡前辈，南书房翰林李文田家。

有一天李文田为梁鼎芬排八字，说他活不过二十七岁。李文田的星相之学是有名的，许多人都相信他真能断人生死，所以梁鼎芬大为惊恐，急忙求教可有化解之方。

李文田研究了好半天，回答他说，只有遭遇一桩奇祸，方始可以免死。然而什么叫奇祸，祸从何来？这就大费思量了。

其时中法交涉正将破裂之际，清议抨击李鸿章，慷慨激烈，但都止于口头，上奏章弹劾的，却还不多，就有，措词亦比较和缓含蓄。只有四川藩司易佩绅的儿子，为王湘绮称做“仙童”的易顺鼎，写了一道奏折，说李鸿章有“十可杀”。其实，这是易顺鼎口诛笔伐，聊且快意的游戏笔墨，因为易顺鼎并无言责，也犯不着无缘无故得罪势焰熏天的李鸿章。然而别有会心的梁鼎芬，一看触发了灵感，将这篇稿子要了去，随即眷

正,请翰林院掌院学士代奏。

慈禧太后看到奏折,勃然大怒,召见军机要严办梁鼎芬。阎敬铭极力为他说情,才得无事。

孙毓汶在梁鼎芬身上打主意,要炮制一服专为李鸿章服用的“开胸顺气丸”,就是要翻这件案子。慈禧太后对清流本就厌了,也怕将来修清漪园的时候,言官会冒昧谏阻,觉得“杀鸡骇猴”一番,亦是高明的手法,因而同意醇王的奏请,颁发了一道上谕:

“国家广开言路,原期各抒忠说,俾得集思广益,上有补于国计,下有裨于民生,诸臣建言,自应审时度势,悉泯偏私,以至诚剴切之心,平情敷奏,庶几切中事理,言必可行。

上年用兵以来,章奏不为不多,其中言之得宜,或立见施行,或量为节取,无不虚衷采纳,并一一默识其人,以备随时器使。至措词失当,从不苛求,即陈奏迂谬,语涉鄙俚者,亦未加以斥责。若挟私妄奏,信口讥弹,既失恭敬之义,兼开攻讦之风,于人心政治,大有关系。

恭读高宗纯皇帝圣谕:‘中外大臣,皆经朕简用,苟其事不干大戾,即朕亦不遽加以斥责;御史虽欲自著风力,肆为诋訕,可乎?’又恭读仁宗睿皇帝圣谕:‘内自王公大臣,外自督抚藩臬,以至百职庶司,如有营私玩法,辜恩溺职者,言官据实纠弹,即严究重惩。若以毫无影响之谈,诬人名节,天鉴难逃,国法俱在。’等因。钦此,训谕煌煌,允宜遵守。

如上年御史吴岫参劾阎敬铭,目为汉奸;编修梁鼎芬参劾李鸿章,摭拾多款,深文周内,竟至指为‘可杀’,诬谤大臣,至于此极,不能不示以惩儆。吴岫、梁鼎芬均着交部严加议处。

总之,朝廷听言行政,一秉大公。博访周咨,惟期实事求是,非徒博纳谏之虚名。尔诸臣务当精白乃心,竭诚献替,毋负谆谆告诫之意,勉之!慎之!”

吏部奉到上谕,立刻议奏,吴岫、梁鼎芬应降五级调用。这是“私